

1981/6

世界之



● 在卡特家访问 ● 苏联的地下百万富翁
● 蒙巴顿勋爵 ● 巴黎垃圾箱的背后
● 小说《劫持丘吉尔》

封 面		莎菲娅·罗兰传记影片中一镜头	
社 会 生 活	1	在卡特家访问	(美)《展示》杂志
	6	巴黎垃圾箱的背后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
	10	日本人饮食的西方化	(美)吉·艾布拉姆斯
	12	美国丧葬习俗的变化	(美)《纽约时报》
	15	还是独生子女好	《纽约时报杂志》
阴 影	22	苏联的地下百万富翁	唐斯坦·西米斯
	35	美国黑社会的收入	(美)《星期六晚邮报》
人 物	42	蒙巴顿勋爵	《读者文摘》加拿大版
	55	西德足坛新球王鲁梅尼格	(西德)《万花筒》周刊
	61	梦想的实现 ——记滑冰明星佩吉·弗莱明	(美)玛莎·格罗斯
文 化 教 育	68	今日的伊顿公学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
	72	律师的必经之路	(美)大卫·凯瓦士
	74	达特茅斯学院的外语教学	(美)《斯密森学会会刊》
情 报 战	78	山本五十六被歼记	(日)实松让
	85	中央情报局在玩弄超感官武器	(美)杰克·安德森
艺 坛 近 事	87	好莱坞的女导演在挣扎	《纽约时报杂志》
	92	美国芭蕾舞团采访记	(美)《世界》杂志
	104	莎菲娅·罗兰的自传拍成影片	(美)《注意》杂志
	113	影片《战争与和平》	(苏)《星火》杂志

一九八一年 第六期

知 识 小 品	116	音乐疗法	(日)《健康》杂志
	120	第三种性别的人	(西德)《时代》周报
	124	为什么要探索行星	(美)《展示》杂志
	127	巴赫、咖啡康塔塔及其它	(苏)《音乐生活》
	129	胖子长寿	(日)《读卖新闻》
	131	圣诞欢歌《平安夜》的来历	(美)《星期六晚邮报》
风 土	134	也门人的加特狂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
	137	迎接新年种种	(苏)《你知道吗?》
	138	璀灿耀眼的圣诞树	(西德)《斯卡拉》杂志
	140	狂欢的祭亡节	(西德)《世界报》附刊
世 界 见 闻	142	大人物的保镖	(法)《快报周刊》
	148	制伏罪犯的新手段——催眠术	《新印度时报》
	151	为了活命而卖命	(哥伦比亚)《时代报》
	154	随核潜艇潜航	(法)《巴黎竞赛画报》
	157	纳什维尔 ——美国的音乐之乡	(意大利)《时代》周刊
	160	澳大利亚的飞行医生	(英)理查·穆斯曼
小 说	163	老板欢迎的女贼	(日)星新一
	170	劫持丘吉尔	(英)杰克·海金斯
其 他		世界上最大的书(86) 梦幻般的协奏曲(112) 漫画(9)、(128)、(136)、(168)、(169)	

在卡特家访问

多森·雷德

“**当**吉米·卡特失败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希望他下台，卸掉这个包袱。我知道他想当总统，我原先也希望如此，但那是一种宽慰的感觉。我的全家由于吉米当总统而大大分裂了。”这是卡特的母亲莉莲·卡特说的一段话。

我为吉米·卡特和罗莎琳·卡特夫妇的变化而感到惊奇，他们看上去要比在白宫的最后阶段显得年轻得多，这位前总统现在的轻松状态使人出乎意料。他的一切都不象是一个花生农场主，一个乔治亚州的乡下佬，他整齐的外表和举止都表现出那种与这个南方乡村小镇毫无共同之处的老于世故。卡特说话的有节奏的语调里含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成份，还有他回答问题时的谨慎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我们是在乔治亚州普兰斯镇莉莲·卡特的住宅“池塘公寓”里交谈的，这次访问是前总统卡特的母亲给安排的。在我去普兰斯镇之前，卡特的

助手及亲属都告诉我说卡特不接受记者的访问。但卡特和以前一样谨慎，不让我直接引用我们之间的谈话。

这是五月里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屋顶象教堂的客厅里，一边喝冷饮一边聊起来。卡特谈起他正在撰写的那本书，他对于作家如何写作很感兴趣，他问起那些作家们是怎样写作的？每天写多长时间？写作与改编之间的区别如何？等等。他说他在白宫时，他把每天的事情都录进一架小录音机中，其中大多是他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感想，他的著作的素材记录有五千张纸之多。

我们正谈着，电话铃响了，卡特穿过房间去听电话，接着他准备把听筒交给母亲。他母亲并没有接过话筒，对卡特说：“问问是谁，吉米。”

卡特笑了：“妈，是找您的。”

“那是谁呀，我不想随便和人讲话。”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卡特告诉她打电话人的姓名。当老太太前倾着身体想听电话时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卡特急冲向前把她扶起来。

“我没事，吉米，我很好。”

“真的没事吗，妈妈？”卡特在母亲身旁徘徊，流露出惊慌和焦急的神情，由于他对母亲的担忧，突然间使他失去了控制，真实的感情清晰地流露出来。

第二天清早，卡特的母亲打电话到我住的旅馆里，告诉我说卡特约我下午和他单独会谈。

当天下午当我到达卡特的住处时，工人正在房子外面安装新的栅栏。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屋，看上去有些零乱，这是卡特婚后住过的第十五幢住宅，是他所拥有的唯一的房

产。

我进入这座住宅时可以看到一幢保安人员住的灰色附属建筑，还有探照灯及其他保安设施。

卡特在后院的玻璃暖房里等我，他正在制作柚木和黑檀木家具，穿的是蓝色的工作裤。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我问他，为什么大部分总统下台之后都不返回老家而他却回到普兰斯镇来？我说，“胡佛搬到纽约，尼克松现住在新泽西州，福特搬到加州，艾森豪威尔住到盖蒂斯堡……”

“我对搬回老家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卡特说，“当我和罗莎琳结婚时，我们就同普兰斯镇的每一个人都很亲近，我们俩都是1700年这里的居民的后代，我的根子在这里。”

卡特一家对于人间的差别持容忍和好奇的态度受到崇拜者的赞赏，我问他这个名声是怎么得来的？卡特说，“这只能说是来自我的母亲。”他说，当种族偏见的耻辱消除以后，很多南方人的发展超过了预期，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他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被视为总统。“说实在的，我就是那种平凡的人，我的态度和习惯都比我的兄弟姐妹更加正统。”

我问他，“在你竞选总统和任职期间，是否感到有反南方人的偏见？”

“是的，是的，”他回答说，“那是毫无疑问的。对南方人的怀疑在某些人中，特别是东北地区实在是根深蒂固。”

卡特说他不能把他的失败错怪在新闻界身上。但是他对人们对罗莎琳在白宫所起作用的嘲笑非常敏感，并说这是最使他恼火的事，“特别是那些说罗莎琳在白宫时的表现缺乏风度的人！”卡特说，“如果任何人想分析我与新闻界在一起所花的时间，在四年里我所做的比其他几位总统都要多。可能是

因为我的性格和弱点，因此我与新闻界首脑之间从未心平气和地交往过。总的说来，我认为杜鲁门、尼克松和约翰逊吃的苦头超过了我，我是指受到的记者的攻击而言。”卡特说，有一种理论说总统的第二次任期都是悲剧。他把这种理论当作安慰，好象是说，如果他连任总统，他的第二次任期也将成为悲剧。现在落选了反倒可以逃避这种命运。

我告诉卡特说，我在过去的几天里同他的家人谈过，听到了很多他们在公开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如人身攻击和人身危险等。在考虑到整个家庭要为出了一位总统而付出代价时，我问他：“这究竟是否值得？”

“值得，”卡特毫不犹豫地说了。

这时罗莎琳插话说，“我认为政治使全家人更加密切了。吉米当选乔治亚州州长时，他们都搬进了州长公寓，我们晚上都在一起。你到外面去人们都会注视你，你做的事也会成为新闻，这样全家就站到一起了。”

“就象一个小组一样，”卡特补充说。

“当我们进了白宫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和新闻界的评论，因此我们喜欢呆在一起而不愿到受别人监视的地方去……当人们说你的坏话的时候，你就一笑置之。”卡特夫人说。

“你现在不太相信人了吧？”我问卡特夫人。

“大多数时候我会是个……”她瞥了丈夫一眼，“‘看破红尘’这个词合适吗，吉米？”

“我觉得很适当。”卡特笑了。

“你愤世嫉俗，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期望，也就不会有失望。”她说。

“实际上你有成千上万的朋友，否则你是不可能有这么朋友的。”卡特解释说。

罗莎琳非常赞成地说，“而且他们真的爱你。”

“他们为你作出了牺牲，”卡特接着说，“这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我作出了牺牲的努力，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亲自向他们道谢的机会，……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怎么可能当选为总统呢？”

“但是你要知道，吉米，”罗莎琳说，“有些人接近你是因为你是总统，因为他们想从你那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你并没有感到不安，你接受了他们。”……

我决定换个话题。“你们在白宫时，什么时候最高兴？”

卡特站了起来似乎想走开，他对罗莎琳说，“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罗莎琳？”

“啊，我不知道，”她若有所思地说，“高兴的时候太多了。我非常高兴罗斯·肯尼迪夫人能到白宫来，我请她看约翰·肯尼迪的肖像画，这幅画像她从未见过。”

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之后，卡特是第一个邀请肯尼迪家族到白宫来的总统。

“当然，”卡特回忆说，“教皇的访问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兴奋的日子……”

他转过身向我伸出手说，“有人在等着我。”

(海燕摘译自(美)《展示》杂志1981年7月)





巴黎垃圾箱的背后

清晨五点钟，明如白昼的法国首都巴黎熄灭了她那耀眼的灯光。片刻之后，在淡淡的晨雾中出现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男人，他不时地停留在高楼大厦的门前，打开门口垃圾箱的门，迅速地翻弄着里面的“宝贝”，不时地从中拾起什么东西，把它扔进挂在身上的袋子里，然后，又走到另一个垃圾箱。

从垃圾箱中寻宝

他是谁？是寻找残羹剩饭的叫化子吗？是寻求一口“美餐”的流浪汉吗？还是那自寻开心的小瘪三？都不是，原来他是一个图书馆与印刷厂的老板，名叫比尔·丰提纳斯。三十多年前，他就养成了这个怪僻的嗜好——每天早晨去垃圾箱中寻找因物主毫不知晓其真实价值而被扔进垃圾箱的宝

书。他说：“我常去的地方是巴黎的第八，第九与第十六区，在这些区里的垃圾箱中我已拾到几十部古书，其中有1880年印刷的朱卢·费兰著作的全集，这真是一部珍品，每册的价值可高达二千美元。我的爱好不是从垃圾箱中去寻求财富，而是去寻找那些被人们遗弃的稀世书籍。因此，每当我低头弯腰在垃圾箱中翻腾时，往往有一种渴望发现什么的欲念向我全身袭来。”

与此同时，在奥卜拉商业区的大街上，民族科学研究中心的工程师抛弃其豪华的汽车不坐，而在那些垃圾箱之间徘徊，那么他又在干什么呢？请听他的自白：“我的爱好是收集邮票，到目前为止，我已收集到了好几万种邮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从垃圾箱中找到的。我常去的地方是外国人

居住地与旅游区，这些地方的垃圾箱真是珍奇邮票的所在地！”

有一天，一个古董商偶然路过垃圾箱，无意之中向它膘了一眼，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幅画，他赶忙上前拾起一看，原来是大艺术家凡·朱希的作品，由于画上只签了艺术家的笔名，竟被不识货的主人扔进了垃圾箱，但对这位商人来说，真可谓是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

最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一个报童的故事了。一天，他从垃圾箱中拾到二十个旧的储存有价证券的小箱子，当他在其中的一个箱子中发现了还有价值百万美元的有价证券时，他惊骇得目瞪口呆，由于这批证券的价值太大，他只好如数地全部送交国库。

在巴黎垃圾箱中寻宝的人到底有多少呢？确切人数是无人知晓的。但据估计，在法国大城市中大约有好几千人于早晨五点到八点活动在各处的垃圾箱旁，可是，他们当中却没有几个愿意谈论自己为什么从事这些活动。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巴黎第十五区的锁匠菲利普·艾拉尔就敢于说出，他说，我家中所陈设的玩意儿全都是我从垃圾箱中拾来的，这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是

一个极度挥霍与浪费的世界。

划地为牢

巴黎大街小巷的垃圾箱并不只是让这些有专门嗜好的人去满足他们爱好的场所，更主要的是那些流浪汉、失业者、拾破烂的与报童等人的生活来源之地。他们人数达五千之多。这些人必须按照他们之间已有的规则行动，谁也不许违反。在这类人中又分下、中、上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中又分成许多帮派，而每一帮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不准外来者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有来犯者，轻则被打一顿，赶走了事，重则将遭到暗杀。暗杀的决定往往是经过这些流浪汉们的法庭作出的。

下层 这层人主要由流浪者组成，他们的人数约有五千左右。每天清晨五点钟，他们就开始工作了。他们推着手推车，来往于垃圾箱之间，车上放着拾来的各种东西，如器皿、衣物、鞋子与各种画册（画册是他们最喜欢寻找的，因为他们能把这些画册拿到专门市场上去卖，较快地弄点钱到手）。但这些人的注意力着重于拾些破烂去换点钱，买点吃的来填饱肚子，并不着眼于聚集财富。当

他们拾到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时(这是经常有可能遇到的事),往往很随便地就把它处理了。比如,有一天一个外号叫“奈比利云”的流浪者拾到了一架路易十七王朝时期制造的壁钟,只以五十美元就卖给了一个蔬菜商。当这个蔬菜商把这架壁钟拿回家,擦去上面的泥土与灰尘后,发现上面有一个标记竟与他从电视中看到的凡尔赛宫中家具上所印有的标记一模一样,他顿时惊喜交加,立即带着这架壁钟跑到附近的一个古玩商店,以五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商店老板,欢天喜地回家去了。可是三个月之后,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还是这架壁钟竟被商店老板以九千美元的高价公开出售时,惊愕得手中的报纸掉到地下都不知道。

中层 这层人由那些以拾垃圾为职业的人组成,他们是有组织的工人,集中拾取垃圾箱中有价值的东西。这部分人分成二十个帮,分散在巴黎的各个区,用大棒来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的收入很可观,有时,他们拾到的东西一次就可卖到上万美元之多。有一个名叫尼斯图尔的拾破烂老人,年已七十二岁了,他一生中从垃圾箱中拾来的财富可供

他购买二十套房子,目前他就是靠这笔钱为生的。

上层 这部分人不多,他们是靠此发财致富的人。其中最大的财主名叫姜·布利·努明,目前,他已是拥有十二辆卡车,雇有八个工人的老板了。他每天坐着高级轿车来回监督着他的事业。他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职业:“收集有用的垃圾,开始只不过是我的一种爱好而已,后来就成了我的正式职业了。十年前,当我刚来巴黎时,只不过二十来岁,一无所有。今天,我的组织已控制了巴黎最富裕的地区,共有二十多条街。尽管如此,过去的经历,到今天还往往会使我在早晨的四点钟从梦中惊醒,去垃圾箱中拾取值钱的‘废物’。”

垃圾箱与情报

一天,巴黎的垃圾箱之间出现了一个异样的拾垃圾的人,他又是谁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名叫姜·蒙塔利杜的作家。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这个作家化装成拾破烂的,混在一个流浪者团体中,在东欧商业银行区的垃圾箱中拾到了五百个文件袋,上面写着“驻巴黎的苏联银行秘密”。又有一次,这位作家在民族

航空公司门前的垃圾箱中拾到有关法国原子站的绝密文件。这位作家因此相信说：“肯定有许多外国间谍每天混在这些拾垃圾的人群中收集着秘密情报，我就亲眼看见法国大部分国家部门把一些所谓无用的文件与废纸完好地扔进了垃圾箱，这就给那些间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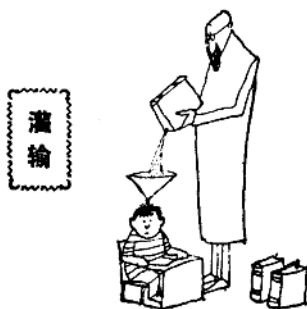
对法国垃圾箱感兴趣的另一个集团是反间谍总部。该总部的一个成员透露说：“有时，垃圾中杂有那些有关形迹可疑人员的极有价值的资料。”确实，有些职业间谍，由于一时的疏忽，也会把一些重要的文件或纸头随手扔到垃

圾箱中。

除此之外，在这些徘徊于垃圾箱边的人中，另有一群人是法国的报纸、电视台等宣传工具所不愿谈论的。在巴黎的大街上，你往往会看到这样一种令人难以忘却的景象——一个弯腰曲背的老人从垃圾箱里拾起一只烂苹果啃起来，而与此同时，坐在附近豪华餐厅里的富家子弟们却漠然地透过玻璃观赏着这位老人的一举一动，怡然自得。

（梁国诗译自（科威特）《阿拉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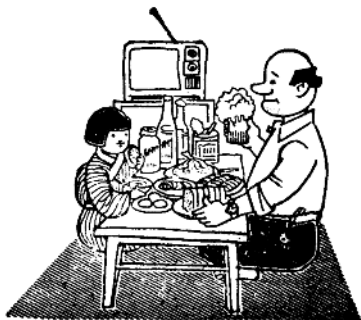
1981年4月）题图 蔡康非



（原载（西德）《袖珍漫画选》）

日本人饮食 的西方化

——既有好处，也
带来了问题



〔美〕吉姆·艾布拉姆斯

人们只要在东京市中心有乐町火车站走上一、二分钟，便能吃上法国的蜗牛、法国的牛肉熏香肠、美国的碎牛肉三明治或油炸鸡、中国的糖醋排骨、印度的咖喱食品、意大利的阔面（通常宽一英寸左右）、印度尼西亚的炒饭或传统的日本生鱼。

游客在热闹非常的银座附近溜达，能看到多层楼房的食物商场，那里出售各种精美的土特产——海参和活虾，伊朗的鱼子酱和法国的肥鹅肝酱等等。

一个典型的职员可以吃上丰盛的早餐（鸡蛋、吐司和咖啡）和午餐（中国的菜面），晚餐是肉和米饭，加上一瓶啤酒和一杯米酒。

从前，日本人的一日三餐仅以米饭和鱼为主，现在他们的膳食是已成为世界上最丰盛、最均

衡的了。同十九世纪封建制度的日本依靠西方技术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情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的个子变得又大又结实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健康了——尽管他们贪吃西方食品。过去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脊柱弯曲和弓形腿的病症，现在多半已被消除了。四十年前造成日本人死亡的主要疾病是结核病，现在此病已经消灭。

营养专家们说，现今十七岁的男子比1933年的男子平均高四厘米，重四公斤。

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心，脂肪和食盐吃得太多，许多人长得象西方人那样大腹便便，并且得了心脏病。

日本列岛由于山脉纵横，牧地极其有限，而且佛教方面指责

人们吃肉，因此，在十九世纪结束以前日本人几乎不吃牛肉。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繁荣兴旺后，饭菜才真正起了变化。

日本农林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在1960年到1978年期间，每人每年平均消耗大米从114.9公斤减少到81.6公斤，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从22.3公斤猛增到59.3公斤，肉的消费量从3.4公斤增加到20.8公斤。

二十年前，日本人吃的动物蛋白质几乎全都来自鱼，由于国际上实行二百海里捕鱼区，使鱼价上涨，人们只好在饭菜方面寻求更多的花样。

然而，日本人仍然并不是非常爱吃肉和马铃薯。半数以上的日本家庭头一顿饭吃的是传统的大米饭和大酱汤，米饭仍然是正餐桌上的主食。现在，美国许多营养学家敦促人们少吃糖和脂肪，并模仿日本人的吃法，因为日本是世界上寿命最长、肥胖者最少的国家之一。

自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开展了一个少吃脂肪多锻炼的运动，人们吸收的热量减少了3%。二十岁上下肥胖者的人数由12.4%减少到10.8%。

官员说，死于心脏病与癌症

的人数增加了，对此，政府感到忧心忡忡。心脏病同饮食中含盐量太多有关系，而心脏病与癌症增加的速度同动物脂肪的消费量增长的速度相同。由于开设了许多配置好的食品和快餐饭店，年青人的胆固醇急剧上升。

日本快餐业非常兴旺，美国的许多公司打进了这个行业，麦克唐纳公司在日本开了二百七十家食品店，包括世界上生意最兴隆的肯塔基油炸鸡店、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激淋店、炸面圈及意大利烘焙饼店等等。

现在，法国和中国烹调学校都吸引着大量学生。对于出生于城市靠吃方便面条和冷冻食品长大的女孩子说来，要在家里学会家庭烹调尤其困难。

虽然日本生产的粮食还不到消费量的一半，但是却有数百万顿大米压在仓库里，因此政府极力主张恢复原来以大米为主的饮食。

日本人饮食的逐渐西方化很可能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日本儿童的口味证明了这句话。小学生最爱吃的三种饭是咖喱米饭、意大利面和汉堡牛排。

(文杰译)

题图 宋正谋

美国丧葬习俗的变化

〔美〕罗伯特·林赛

在 美国洛杉矶港的第七十七号码头，一艘五十二英尺长的“海王号”摩托游艇，每周几次离港驶向海洋。等到几小时以后它回港时，船上装载的几十名加利福尼亚死者的火化骨灰已经顺风扬撒，飘入大海。

1979年，加利福尼亚死亡者中几乎有百分之二十九进行火化而不是土葬。就全美国而言，火化的人数在最近五年中从百分之六增加到几乎百分之十。去年火化的死者估计达十八万具。据牧师、律师、殡仪馆人员等认为，许多美国人对对待丧葬和悼念的态度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放弃旧式的传统葬礼而主张什么仪式也不要，或者只举行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公墓方面报告说，售出的家庭墓地越来越少了，而在大部分州里，不举行任何仪式的火化

（丧葬行业把这称之为“直接处理”）数量大增。

十七年前，一位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写了一本专门揭露丧葬行业黑幕的书《美国的死亡方式》，最近他在一次接见记者时认为“丧葬业已经一蹶不振了”。

美国人对死亡和丧葬的这种态度变化，反映了美国社会上许多广泛的变化——许多家庭迁移和居住分散的情况日增，平均寿命增加，出现了许多老年人的退休居住区，通货膨胀，宗教联系普遍日益疏远。

奥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名殡仪馆人士说，“十年前人们举行葬礼时必须得有牧师、鲜花和棺材。今天，这一切都变了。”据丧葬业人士说，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全国已有几百家丧葬企业停业或者被竞争者吞并，同时还有许多家有经济困难。在那段时期里，昂

贵的铜棺销售量猛降百分之四十，部分原因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改而购置木棺或者只在火化前的追悼会上租用一下铜棺。灵车和其他专用的丧葬车辆从十年前的每年售出三千辆降至去年的九百辆，全国十二家最大的灵车制造公司中已有九家被迫停业。

与此同时，美国全国成立了一百七十五个“火葬协会”，目前每年火化约六千名死者，火化以后家属可不经殡仪馆等传统机构而自行处理骨灰。

据《纽约时报》调查，传统丧葬习俗减少和火葬增加的地区最明显的是整个西海岸、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夏威夷州、内华达州和佛罗里达州。在中西部大部分地方和全国许多小的居民区，仍然实行传统式的丧葬，那就要把死者在停尸室陈放若干天供亲友诀别，举行宗教仪式，致颂词，列队送葬到墓地，并举行入土仪式。在民族和宗教丧葬传统很浓厚的家族和居民中，这套仪式也仍然盛行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最近的趋势也是在缩小丧葬的规模和开支。一名芝加哥的殡仪馆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物价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所

致。他说：“过去，人们一来就定这定那，根本不讲价钱的。现在，许多人买东西总是跑好几家，比较比较开交，还常问：‘用鲜花行吗？’‘是不是一定要一口豪华的棺材呢？’等等。人们越来越挑三拣四，讨价还价。”

但是有人说，即使没有通货膨胀和丧葬业的黑幕，许多美国人对亲属死亡的态度也在出现很大变化。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许多美国人对死亡的态度比前冷静了，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忌讳谈论死亡了。还有人认为火葬之所以增加，是因为人们对神灵的观念日趋淡薄，对教会的关系日渐疏远，于是认为火化是处理死者的最简便办法。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移居到诸如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的退休居住区，也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是一个著名的退休老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当地的一名殡葬人员说，那里的许多老人都提出自己死后火化，以便为其子女节省些费用。他说：许多人都在考虑自己身后留给子女的遗产，现在平均寿命延长了，加上通货膨胀严重，以致能留给后代的财物价值越来越少。所以，

他们不愿意在客居的退休地死后办丧葬时浪费很多钱。

现在，美国的丧葬费虽然各地区差别很大，但总是这样一个幅度：传统式的一次丧葬要花费一千二百美元至两万两千四百美元，火葬的费用一般是一百五十美元至三百五十美元。

根据调查，采取火葬的增长率最高的是中上收入阶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因此有人就据此分析说：“美国穷人比富人更重视死者的丧葬。”

可是即使在传统式的整套丧葬习俗已经形成体制的美国南部地区，火葬也在开始逐渐发展起来。

亚特兰大州的一位牧师认为，丧葬习俗的这种变化，是适应当前美国生活方式的结果，当今美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家庭流动情况日益增多，骨灰容易在各州带来带去，甚至带出国外。另外，家庭居住分散也造成购置家族墓地数量减少的一个因素，如果女儿婚后移居到西弗吉尼亚，儿子在加利福尼亚工作，那么在一处买块墓地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随着丧葬仪式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人们失去了致哀的传统途

径，现在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多数是在短促的追悼会上而不是在大型的葬礼上致哀了，或者甚至在火化后不举行任何仪式。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研究所所长叹息说：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祖父母死在遥远的退休城市，家人既不哭泣，也不纪念，也不送花。可是死了一头钟爱的小猫小狗，全家却会悲痛万状。现在美国的爱畜公墓越来越多而对人的哀悼却越来越少。这位所长说：现在，照看不治之症的医疗休养所和自费养老院为数大增，这成了在亲人死前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那种休养所允许家属陪住和照顾病人，它可以帮助病人和家属适应即将到来的死亡，这样，死后的丧葬就成为哀悼的结束而不是哀悼的开始了。

（于田译自 1980 年 3 月 2 日

《纽约时报》）

